

宋本 史记注译

第二册

主
编

赵望秦
霍松林

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乃喟然而嘆曰是余之罪也
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
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姜里演周易孔子危陳蔡

陝西出版集團
三秦出版社

宋本 史记注译

霍松林 赵望秦 主编

汉 司马迁 撰
宋 裴驷 集解
唐 司马贞 索隐
唐 张守节 正义

第二册

卷八至卷十四

国家『211工程』建设项目《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》

陕西出版集团
三秦出版社

高祖本纪第八

史记八

高祖，汉书音义曰：“诹邦。”张晏曰：“礼谥法无‘高’，以为功最高而为汉帝之太祖，故特起名焉。”**沛丰邑中阳里人**，姓**刘氏**，李斐曰：“沛，小沛也。刘氏随魏徙**大梁**，移在**丰**，居**中阳里**。”孟康曰：“后沛为郡，丰为县。”○索隐曰：按：高祖，刘累之后，别食邑于**范**，士会之裔，留秦不反，更为刘氏。刘氏随魏徙**大梁**，后居**丰**，今言“姓刘氏”者是。左传“天子建德，因生以赐姓，胙之土，命之氏。诸侯以字为谥，因以为族”。说者以为天子赐性命氏，诸侯命族，族者氏之别名也。然则因生赐姓，若舜生姚墟，以为姚姓，封之于虞，即号有虞氏是也。若其后子孙更不得赐姓，即遂以虞为姓，云“姓虞氏”。今此云“姓刘氏”，亦其义也。故姓者，所以统系百代，使不别也。氏者，所以别子孙之所出。又系本篇言姓则在上，言氏则在下，故五帝本纪云“禹姓姒氏，契姓子氏，弃姓姬氏”是也。按：汉改泗水为沛郡，治相城，故注以沛为小沛也。字**季**。○索隐曰：按：汉书“名邦，字季”，此单云字，亦又可疑。按：汉高祖长兄名伯，次名仲，不见别名，则季亦是名也。故项岱云“高祖小字季，即位易名邦，后因诹邦不诹季，所以季布犹称姓”。父曰**太公**，索隐曰皇甫谧云：“名执嘉。”王符云：“太上皇名（嫫）[嫫]。”与嫫同音。○正义曰春秋握成图云：“刘媪梦赤鸟如龙，戏己，生执嘉。”母曰**刘媪**。文颖曰：“幽州及汉中皆谓老姬为媪。”孟康曰：“长老尊称也。左师谓太后曰‘媪爱燕后贤长安君’。礼乐志‘地神曰媪’。媪，母别名也，音乌老反。”○索隐曰韦昭云：“媪，妇人长老之称。”皇甫谧云：“媪盖姓王氏。”又据春秋握成图以为执嘉妻含始，游洛池，生刘季。诗含神雾亦云。姓字皆非正史所出，盖无可取。今近有人云“母温氏”。贞时打得班固泗水亭长古碑文，其字分明作“温”字，云“母温氏”。贞与贾膺复、徐彦伯、魏奉古等执对反覆，沈约古人未闻，聊记异见，于何取实也？孟康注“地神曰媪”者，礼乐志云“后土富媪”，张晏云“坤为母，故称媪”也。○正义曰帝王世纪云：“汉昭灵后含始游洛池，有宝鸡衔赤珠出炫日，后吞之，生高祖。”诗含神雾亦云。含始即昭灵后也。陈留风俗传云：“沛公起兵野战，丧皇妣于黄乡，天下平定，使使者以梓官招幽魂，于是丹蛇在水自洒，濯入梓官，其浴处有遗发，谥曰昭灵夫人。”汉仪注云：“高帝母起兵时死小黄城，后于小黄立陵庙。”括地志云：“小黄故城在汴州陈留县东北三十三里。”颜师古云：“皇甫谧等妄引谶记，好奇骋博，强为高祖父母名字，

皆非正史所说，盖无取焉。宁有刘媪本姓实存，史迁肯不详载？即理而言，断可知矣。”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，梦与神遇。是时雷电晦冥，太公往视，则见蛟龙于其上。索隐曰：按：诗含神雾云“赤龙感女媪，刘季兴”。又广雅云“有鳞曰蛟龙”。已而有身，遂产高祖。

【译文】

高祖，沛县丰邑中阳里人，姓刘氏，表字季。父亲叫太公，母亲叫刘媪。当初刘媪曾在大湖岸边休息，梦中与神相遇交合。这时雷鸣电闪天昏地暗，太公前去看她，便看到蛟龙在刘媪身上。此事发生后不久就怀了孕，于是生了高祖。

高祖为人，隆准而龙颜，服虔曰：“准音拙。”应劭曰：“隆，高也。准，颊权准也。颜，颌颞也，齐人谓之颞，汝南、淮、泗之间曰颞。”文颖曰：“准，鼻也。”○索隐曰：始皇蜂目长准，盖鼻高起。文颖说是：“高祖感龙而生，故其颜貌似龙，长颈而高鼻。”美须髯，左股有七十二黑子。正义曰：河图云：“帝刘季口角载胜，斗胸，龟背，龙股，长七尺八寸。”合（成）图云：“赤帝体为朱鸟，其表龙颜，多黑子。”按：左，阳也。七十二黑子者，赤帝七十二日之数也。木火土金水各居一方，一岁三百六十日，四方分之，各得九十日，土居中央，并索四季，各十八日，俱成七十二日，故高祖七十二黑子者，应火德七十二日之征也。有一本“七十日”者，非也。许北人呼为“麋子”，吴楚谓之“誌”。誌，记也。仁而爱人，喜施，正义喜，许记反。施，尸豉反。意豁如也。服虔曰：“豁，达也。”常有大度，不事家人生产作业。及壮，试为吏，应劭曰：“试补吏。”为泗水亭长，正义曰：秦法，十里一亭，十亭一乡。亭长，主亭之吏。高祖为泗水亭长也。国语有“寓室”，即今之亭也。亭长，盖今里长也。民有讼诤，吏留平辨，得成其政。括地志云：“泗水亭在徐州沛县东一百步，有高祖庙也。”廷中吏无所不狎侮。好酒及色。常从王媪、武负贯酒，韦昭曰：“贯，赊也。”○索隐曰：邹诞〔生〕贯音世，与字林声韵并同。又音（音）时夜反。广雅云：“贯，赊也。”说文云：“贯，贷也。”临淮有贯阳县。汉书功臣表“贯阳侯刘缠”，而此纪作“射阳”，则“贯”亦“射”也。醉卧，武负、王媪见其上常有龙，怪之。高祖每酤留饮，酒雠数倍。如淳曰：“雠亦售。”○索隐曰：乐彦云借“雠”为“售”，盖古字少，假借耳。今亦依字读。盖高祖大度，既贯饮，且雠其数倍价也。及见怪，岁竟，此两家常折券弃责。索隐曰：周礼小司寇云：“听称责以傅别。”郑司农云：“傅别，券书也。”盖子云：“傅别，谓大字书于札中而别之也。”然则古用简札书，故可折。至岁终总弃不责也。

【译文】

高祖这个人，高鼻且面貌似龙，有美丽的胡须，左大腿上有七十二颗黑痣。对人亲善宽厚，喜欢予人恩惠，神形豁达简朴。他一向胸怀大志，不做家人所从事的生产劳动。到了壮年，被用为吏，担任泗水亭长，县衙里的吏员无不加以轻侮。爱好酒与女色。常常到王媪、武负的酒馆赊买酒喝，喝醉了便睡倒，武负、王媪看见他身上常常有一条龙，深感奇怪。高祖每次来买酒或留下喝酒，卖出去的酒总是平时的几倍。发现怪异现象后，年终时，这两家常销毁他的欠据舍去他的酒债。

高祖常繇咸阳，**应劭**曰：“徭役也。”○**索隐**曰**韦昭**云：“秦所都，武帝更名渭城。”**应劭**云：“今长安也。”按：**关中记**云“孝公都咸阳，今渭城是，在渭北。**始皇**都咸阳，今城南大城是也”。名咸阻者，山南曰阳，水北亦曰阳，其地在渭水之北，又在九峻诸山之南，故曰咸阻。纵观，观秦皇帝，**正义**曰**包恺**云：“上音馆，下音官。恣意，故纵观也。”喟然太息曰：“嗟乎，大丈夫当如此也！”

【译文】

高祖曾经到咸阳服劳役，允许民众观瞻时，看到了秦皇帝，他感慨地长叹说：“啊，大丈夫应当像这样啊！”

单父人吕公**汉书音义**曰：“单音善。父音斧。”○**索隐**曰**韦昭**云：“单父，县名，属山阳。”**崔浩**云：“史失其名，但举姓而言公。”又按：**汉书旧仪**云“吕公，汝南新蔡人”。又**相经**云“魏人吕公，名文，字叔平”也。**善沛令**，避仇从之客，因家沛焉。**沛中豪桀**吏闻令有重客，皆往贺。**萧何**为主吏，**孟康**曰：“主吏，功曹也。”主进，**文颖**曰：“主赋敛礼进，为之帅。”○**索隐**曰**郑氏**云：“主赋敛礼钱也。”**颜师古**曰：“进者，会礼之财。字本作‘賁’，声转为‘进’。‘宣帝数负进’，义与此同。”令诸大夫曰：**正义**曰大夫，客之贵者总称之。“进不满千钱，坐之堂下。”高祖为亭长，素易诸吏，乃给为谒曰**应劭**曰：“给，欺也。音殆。”○**索隐**曰**韦昭**云：“给，诈也。”**刘氏**云：“给，欺负也。”**何休**云：“给，疑也。”谓高祖素狎易诸吏，乃诈为谒。谒谓以札书姓名，若今之通刺，而兼载钱谷也。“贺钱万”，实不持一钱。谒入，吕公大惊，起，迎之门。吕公者，好相人，见高祖状貌，因重敬之，引入坐。**萧何**曰：“刘季固多大言，少成事。”高祖因狎侮诸客，遂坐上坐，**正义**上在果反。下在卧反。无所

诟。**正义**音丘忽反。酒阑，**文颖**曰：“阑言希也。谓饮酒者半罢半在，谓之阑。”吕公因目固留高祖。**正义**曰不敢对众显言，故目动而留之。高祖竟酒，后。吕公曰：“臣少好相人，**张晏**曰：“古人相与语多自称臣，自卑下之道，若今人相与语皆自称仆。”相人多矣，无如季相，愿季自爱。臣有息女，**正义**曰息，生也。谓所生之女也。愿为季箕帚妾。”酒罢，吕媪怒吕公曰：“公始常欲奇此女，与贵人。沛令善公，求之不与，何自妄许与刘季？”吕公曰：“此非儿女子所知也。”卒与刘季。吕公女乃吕后也，生孝惠、鲁元公主。**服虔**曰：“元，长也。食邑于鲁。”**韦昭**曰：“元，谥也。”○**正义**曰汉帝制，女曰“公主”，仪比诸侯；姊妹曰“长公主”，仪比诸侯王；姑曰“大长公主”，仪比诸侯王。

【译文】

单父人吕公与沛县令交好，为避仇到沛县令家客居，就在沛县安家了。沛县的豪杰官吏听说县令家有贵客，都奉送礼物前往道贺。萧何任主吏，主管接收礼品，对来贺的宾客们说：“贺礼不满千钱的，请坐在堂下。”高祖担任亭长，一向看不起这班官吏，就在名帖上哄骗道“贺钱一万钱”，实际不带一个钱。名帖递进去，吕公大惊，急忙起身，到门口迎接。吕公这个人，善于给人相面，一见高祖相貌，就十分敬重他，领到堂上去坐。萧何说：“刘季一向爱说大话，很少能说到做到。”高祖趁机要戏侮这些宾客，就坐了上座，毫不谦让。饮罢酒，吕公用眼色示意高祖一定留下。高祖一直等到席散，留在最后。吕公说：“我年轻时就喜欢给人相面，相过的人很多，没有像你这样的贵相，希望你自爱。我有一个亲生女儿，愿意给你做打扫庭院的使女。”酒宴结束后，吕媪生气地对吕公说：“你以前常认为女儿不凡，要嫁给贵人。沛县令和你交情好，要求娶她你不肯，你怎么胡乱许给刘季呢？”吕公说：“这不是你们这些女流之辈能懂的。”终于把女儿嫁与刘季。吕公的女儿就是吕后，生了孝惠帝、鲁元公主。

高祖为亭长时，常告归之田。**服虔**曰：“告音如‘嗥呼’之‘嗥’。”**李斐**曰：“休谒之名也。吉曰告，凶曰宁。”**孟康**曰：“古者名吏休假曰告。告又音啻。汉律，吏二千石有予告、赐告。予告者，在官有功最，法所当得者也。赐告者，病满三月当免，天子优赐，复其告，使得带印绶，将官属，归家治疾也。”○**索隐**曰**韦昭**云：“告，请归乞假也。音‘告语’之‘告’。”**战国策**曰“商君告归”，延笃以为告归，今之归宁也。”**刘伯庄**、**颜师古**并音古笃，**服音**

如嗥呼之嗥。按：东观汉记田邑传云“邑年三十，历卿大夫，号归罢，厌事，少所嗜欲”。号与嗥同，古者当有此语。今服虔虽据田邑“号归”，亦恐未为得。然此“告”字当音诘，诘号声相近，故后“告归”“号归”遂变也。吕后与两子居田中耨，有一老父过请饮，吕后因铺之。正义曰必捕反，以食饲人也。父本请饮，吕后因饲之。国语云：“围中童子无不铺。”老父相吕后曰：“夫人天下贵人。”令相两子，见孝惠，曰：“夫人所以贵者，乃此男也。”相鲁元，亦皆贵。老父已去，高祖适从旁舍来，吕后具言客有过，相我子母皆大贵。高祖问，曰：“未远。”乃追及，问老父。老父曰：“乡者夫人婴儿皆似君，君相贵不可言。”高祖乃谢曰：“诚如父言，不敢忘德。”及高祖贵，遂不知老父处。

【译文】

高祖作亭长时，常常休假回家种田。吕后和两个孩子在田中除草，有个过路的老人向她讨水喝，吕后便给他吃喝之食。老人仔细看了吕后的相貌说：“夫人是天下的贵人。”吕后让他给两个孩子看相，见了孝惠，说：“夫人所以相贵，就因为这个男孩。”又相鲁元，也都是贵人之相。老人走了，高祖恰巧从邻居家过来，吕后给他详述了刚才路过这里的老人，说我们母子的命相都是大贵。高祖问有多久了，吕后说：“尚未走多远。”于是便追去，问老人。老人说：“方才那个夫人和小孩的命相像你，你的命相贵不可言。”高祖便道谢说：“若能真如老先生所言，我不会忘记你的恩德。”等到高祖显贵时，就不知道老人的去向了。

高祖为亭长，乃以竹皮为冠，令求盗之薛治之，应劭曰：“以竹始生皮作冠，今鹊尾冠是也。求盗者，旧时亭有两卒，其一为亭父，掌开闭埽除，一为求盗，掌逐捕盗贼。薛，鲁国县也。有作冠师，故往治之。”○索隐曰：应劭云：“一名‘长冠’。侧竹皮裹以纵前，高七寸，广三寸，如板。”又蔡邕独断云：“长冠，楚制也。高祖以竹皮为之，谓之‘刘氏冠’。”司马彪舆服志亦以“刘氏冠”为鹊尾冠。应劭云：“旧亭卒名‘弩父’，陈、楚谓之‘亭父’，或云‘亭部’，淮、泗谓之‘求盗’也。”时时冠之，正义音馆，下同。及贵常冠，所谓“刘氏冠”正义曰音官。颜师古云：“后号为‘刘氏冠’。其后诏曰‘爵非公乘以上不得冠刘氏冠’，即此也。”乃是也。

【译文】

高祖作亭长时，只戴用竹皮做的帽子，让负责捕盗的卒吏到薛县定做，时常戴

着它，到了显贵时还常常戴，所说的“刘氏冠”就是这种帽子。

高祖以亭长为县送徒郿山，徒多道亡。自度比至皆亡之，正义度，田洛反。比，必寐反。到丰西泽中，止饮，夜乃解纵所送徒。曰：“公等皆去，吾亦从此逝矣！”徒中壮士愿从者十余人。高祖被酒，正义被，加也。夜径泽中，索隐旧音径。按：广雅云“径，小道，音古定反”。言酒后放徒，夜径行泽中，不敢由正路，且从小径。令一人行前。正义行音下孟反。行前者还报曰：“前有大蛇当径，索隐郑玄云：“步道曰径。”愿还。”高祖醉，曰：“壮士行，何畏！”乃前，拔剑击斩蛇。索隐汉旧仪云“斩蛇剑长七尺”。又高祖云“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”。二文不同者，崔豹古今注“当高祖为亭长，理应提三尺剑耳；及贵，当别得七尺宝剑”，故仪因言之。○正义按：其蛇大，理须别求是剑斩之。三尺剑者，常佩之。括地志云：“斩蛇沟源出徐州丰县中平地，故老云高祖斩蛇处，至县西五十里入泡水也。”蛇遂分为两，索隐谓斩蛇分为两段。径开。行数里，醉，因卧。后人来至蛇所，有一老嫗夜哭。人问何哭，嫗曰：“人杀吾子，故哭之。”人曰：“嫗子何为见杀？”嫗曰：“吾子，白帝子也，化为蛇，当道，今为赤帝子斩之，应劭曰：“秦襄公自以居西戎，主少昊之神，作西畴，祠白帝。至献公时栎阳雨金，以为瑞，又作畦畴，祠白帝。少昊，金德也。赤帝尧后，谓汉也。杀之者，明汉当灭秦也。秦自谓水，汉初自谓土，皆失之。至光武乃改定。”○索隐按：太康地理志云“畴在栎阳故城内。其畴若畦，故曰畦畴”。畦音户圭反。应注云“秦自谓水”者，按秦文公获黑龙，命河为德水是也。又按：春秋合诚图云“水神哭，子褒败”。宋均以为高祖斩白蛇而神母哭，则此母水精也。此皆谬说。又注云“至光武乃改”者，谓改汉为火德，秦为金德，与雨金及赤帝子之理合者也。故哭。”人乃以嫗为不诚，欲笞之，徐广曰：“一作‘苦’。”○索隐说文云：“笞，击也。汉书作‘苦’，谓欲困辱之。”嫗因忽不见。后人至，高祖觉。索隐包恺、伯庄音古孝反。后人告高祖，高祖乃心独喜，自负。应劭曰：“负，恃也。”○索隐晋灼云：“自恃斩蛇事。”诸从者日益畏之。

【译文】

高祖以亭长的身份替县里往郿山押送役夫，不少役徒在途中逃走。高祖估计等到了会跑光，到了丰邑西边的一片洼地中，停下来饮酒，夜里便放了所押送的役

夫。说：“你们都走吧，我也从这里逃亡了！”役夫中的壮士愿意跟随他的有十几人。高祖带着醉意，连夜抄小路穿过洼地，命一个人在前边探路。前行的人回来报告说：“前面有条大蛇挡路，请回转吧。”高祖醉意朦朦，说：“壮士行走，怕什么！”于是赶上前去，拔出剑斩蛇。蛇随即分为两段，路被开通。往前走了几里，高祖大醉，就躺倒了。后面的人来到斩蛇的地方，有一个老妇夜里在那里哭泣。这些人问她为什么哭，老妇人说：“有人杀了我的儿子，所以才哭。”这些人说：“你的儿子为什么被杀？”老妇人说：“我儿子，是白帝的儿子，变成蛇，挡在路上，现在被赤帝的儿子杀了，所以哭他。”这个人便以为老妇的话不真实，要抽打她，老妇忽然不见了。后边的人赶到时，高祖已睡醒。这些人告诉高祖刚才的事，高祖暗自欢喜，自命不凡。那些追随他的人越来越对他敬服了。

秦始皇帝常曰“东南有天子气”，于是因东游以厌之。秦隐曰：厌音一涉反，又一冉反。广雅云：“厌，镇也。”高祖即自疑，亡匿，隐于芒、砀山泽岩石之间。徐广曰：“芒，今临淮县也。砀县在梁。”骊案：应劭曰“二县之界有山泽之固，故隐于其间也”。正义曰：括地志云：“宋州砀山县在州东一百五十里，本汉砀阳县也。砀山在县东。”吕后与人俱求，常得之。高祖怪问之。吕后曰：“季所居上常有云气，正义曰：京房易兆候云：“何以知贤人隐？颜师古曰：‘四方常有大云，五色具而不雨，其下有贤人隐矣。’”故吕后望云气而得之。故从往，常得季。”高祖心喜。沛中子弟或闻之，多欲附者矣。

【译文】

秦始皇帝常说“东南方有天子气”，为此他巡游东方予以震慑。高祖怀疑此事关联自己，跑出去躲避，隐藏在芒、砀一带的山泽岩石间。吕后跟别人一起去找他，常能找到。高祖奇怪地问她原因。吕后说：“你所住的地方上面经常有云气，所以依着云气去，就常能找到你。”高祖由衷地高兴。沛县的年轻人听说了此事，大都想去追随他。

秦二世元年徐广曰：“高祖时年四十八。”秦隐曰：应劭云：“始皇欲以一至万，示不相袭。始者一，故至子称二世。”崔浩云：“二世，始皇子胡亥。”又按：善文称隐士云“赵高为二世煞十七兄而立今王”，则二世是第十八子也。秋，陈胜等起蕲，至陈而王，号为

“张楚”。索隐曰蕲，县名，属沛，音机，又音祈。诸郡县皆多杀其长吏以应陈涉。沛令恐，欲以沛应涉。掾、主吏萧何、曹参索隐曰按：汉书萧、曹传，参为狱掾，何为主吏。乃曰：“君为秦吏，今欲背之，率沛子弟，恐不听。愿君召诸亡在外者，可得数百人，因劫众，索隐曰说文云“以力胁之”也。众不敢不听。”乃令樊噲召刘季。刘季之众已数十百人矣。索隐曰汉书作“数百人”。刘伯庄云“数十人或至百人”，则是百人已下也。

【译文】

秦二世元年秋天，陈胜等在蕲县起义，到陈县后自立为王，号称“张楚”。各个郡县大都杀其官员以响应陈涉。沛县县令恐惧，想要带领沛县响应陈涉。狱掾、主吏萧何、曹参于是说：“你是秦朝的官吏，如今要背叛它，率领沛县子弟，恐怕他们不会听从你。希望你招引那些逃亡在外的人，可以得到几百人，利用他们挟持县中的民众，民众不敢不听从于你。”县令于是派樊噲去召唤刘季。刘季的追随者已有几十近百人了。

于是樊噲从刘季来。沛令后悔，恐其有变，乃闭城。城守，欲诛萧、曹。萧、曹恐，逾城保刘季。韦昭曰：“以为保障。”刘季乃书帛射城上，谓沛父老曰：“天下苦秦久矣。今父老虽为沛令守，诸侯并起，今屠沛。索隐曰范曄谓“剋城多所诛杀，故云屠”。沛令共诛令，择子弟可立者立之，以应诸侯，则家室完。不然，父子俱屠，无为也。”父老乃率子弟共杀沛令，开城门迎刘季，欲以为沛令。刘季曰：“天下方扰，诸侯并起，今置将不善，一败涂地。索隐曰言一朝破败，使肝脑涂地。吾非敢自爱，恐能薄，正义曰能，才能也。高祖谦言材能薄劣，不能完全其众。能者，兽，形色似熊，足似鹿。为物坚中而强力，人之有贤才者，皆谓之能也。不能完父兄子弟。此大事，愿更相推择可者。”萧、曹等皆文吏，自爱，恐事不就，后秦种族其家，尽让刘季。诸父老皆曰：“平生所闻刘季诸珍怪，当贵，且卜筮之，莫如刘季最吉。”于是刘季数让。众莫敢为，乃立季为沛公。徐广曰：“九月也。”驷案：汉书音义曰“旧楚僭称王，其县宰为公。陈涉为楚王，沛公起应涉，故从楚制称曰公”。祠黄帝，祭蚩尤于沛庭，应劭曰：“左传曰黄帝战于阪泉，以定天下。蚩尤好五兵，故祠祭之求福祥也。”瓚

曰：“管仲云‘葛卢山交而出水，金从之出，蚩尤受之以作剑戟’。”○索隐曰：按：管子云“葛卢山之山，发而出金”，今注引“发”作“交”，误也。而蚩鼓应劭曰：“蚩，祭也。杀牲以血涂鼓曰蚩。”瓚曰：“案礼记及大戴礼有蚩庙之礼，皆无祭事。”○索隐曰：说文云：“蚩，血祭也。”司马法曰：“血于鼙鼓者，神戎器也。”颜师古曰：“杀牲以血祭者，皆名为蚩。”臣瓚以为“皆无祭事”，非也。又古人新成钟鼎，亦必蚩之。应劭云：“蚩呼为鼙。”马融注周礼灼龟之兆云：“谓其象似玉、瓦、原之蚩埤，是用名之。”此说皆非。埤音火稼反。旗，帜皆赤。索隐曰：墨翟云：“帜，帛长丈五，广半幅。”字诂云：“帜，标也。”字林又云：“熊旗五旂，谓与士卒为期于其下，故曰旗也。”帜，或作“识”，或作“志”。嵇康音试。萧该音炽。由所杀蛇白帝子，杀者赤帝子，故上赤。于是少年豪吏如萧、曹、樊哙等皆为收沛子弟二三千人，攻胡陵、方与，郑德曰：“音房豫，属山阳郡。”○索隐曰：邓展曰：“胡陵，县名，属山阳，章帝改曰胡陆。”还守丰。

【译文】

就这样樊哙随刘季来到沛县。沛县令又后悔了，害怕他们发生变故，于是关上城门加以防守，想要杀掉萧何、曹参。萧、曹二人恐惧，翻越城墙投靠刘季。刘季于是用帛写了一封信射到城上，对沛县的父老们说：“天下人受秦朝暴政太久了。现在大家虽然在为沛县令防守城池，但各方诸侯都已起兵，很快就会屠灭沛县。如果大家现在一起杀掉县令，推举一位可做首领的沛县子弟主事，以响应诸侯，那么诸位的家室就可以保全。不然，老少都被屠杀，就犯不着了。”父老们便率领子弟一起杀掉沛县令，打开城门迎入刘季，想让他做沛县令。刘季说：“当今天下大乱，诸侯并起，现在如若首领选择不当，一旦失败就不可收拾。我不是要保全自己，而是怕能力浅薄，不能保全父老兄弟们。这是大事，希望再推举一个可以胜任的人。”萧何、曹参都是文吏，只求自保，害怕事情不成功，日后会被秦朝灭种灭族，所以尽量退让给刘季。各位父老都说：“平时听说刘季各种奇闻异事，应当显贵，况且占卜此事，没有比刘季更吉利的人了。”这时刘季还是再三谦让。大家没人敢应，于是拥立刘季为沛公。在沛县衙门祭祀了黄帝，祭祀了蚩尤，又杀牲取血涂鼓祭旗，旗帜都是红色。因为以前所杀的蛇是白帝的儿子，而杀白帝子者为赤帝子，所以崇尚红色。于是年青的豪杰吏人如萧何、曹参、樊哙等人都去征召沛县的青年得二三千人，攻打胡陵、方与后，回军驻守于丰邑。

秦二世二年，陈涉之将周章军西至戏而还。索隐曰：应劭云：“章，字文，陈人。”文颖云：“戏在新丰东二十里戏亭北。”孟康云：“水名也。”又述征记云：“戏水自骊山冯公谷北流，历戏亭，东入渭。”按：今其水东惟有戏驿存。还谓为章邯所破而还。邯音酣。燕、赵、齐、魏皆自立为王。索隐曰：按：高纪，二世二年八月，武臣自立为赵王，田儼自立为齐王，韩广自立为燕王，魏咎自立为魏王。项氏起吴。秦泗川监平文颖曰：“泗川，今沛郡也，高祖更名沛。秦时御史监郡，若今刺史。平，名也。”索隐曰：如淳云：“秦并天下为三十六郡，置守、尉、监，故此有‘监平’，下有‘守壮’，则平、壮皆名也。”将兵围丰，二日，出与战，破之。命雍齿守丰，引兵之薛。泗川守壮如淳曰：“壮，名也。”败于薛，走至戚，如淳曰：“戚音将毒反。”索隐曰：晋灼云：“东海县也。”郑德、包恺并如字读。李登音千笠反。正义曰：括地志云：“沂州临沂县有汉戚县故城。地理志云临沂县属东海郡。”沛公左司马得泗川守壮，杀之。索隐曰：颜师古云“得，司马之名”，非也。按：后云“左司马曹无伤”，自此已下更不见替易处，盖是左司马无伤得泗川守壮而杀之。沛公还军亢父，郑德曰：“亢音人相亢答，父音甫。属任城郡。”索隐曰：旧音刚。刘伯庄、包恺并同音苦浪反。正义曰：音刚，又苦浪反。括地志云：“亢父，县也，沛公屯军于此也。”至方与，（周市来攻方与，）未战。陈王使魏人周市略地。周市使人谓雍齿曰：“丰，故梁徙也。文颖曰：“梁惠王孙假为秦所灭，转东徙于丰，故曰‘丰，梁徙’。”今魏地已定者数十城。齿今下魏，魏以齿为侯守丰。不下，且屠丰。”雍齿雅不欲属沛公，服虔曰：“雅，故也。”苏林曰：“雅，素也。”及魏招之，即反为魏守丰。沛公引兵攻丰，不能取。沛公病，还之沛。沛公怨雍齿与丰子弟叛之，闻东阳甯君、秦嘉文颖曰：“秦嘉，东阳郡人也，为甯县君。”瓚曰：“陈胜传曰‘广陵人秦嘉’，然则嘉非东阳人也。秦嘉初起兵于郢，号曰大司马，又不为甯县君。东阳甯君自一人，秦嘉又自一人。”索隐曰：按：下文直云“东阳甯君”，又别言“秦嘉”，明臣瓚之说为得。颜师古以甯是姓，君者，时人号之。立景驹为假王，在留，索隐曰：韦昭云：“今彭城留县。”正义曰：括地志云：“二人留城在徐州沛县东南五十里，即张良所封处。”乃往从之，欲请兵以攻丰。是时秦将章邯从陈，别将司马尼如淳曰：“从陈涉将也。涉在陈，其将相别在他许，皆称陈。尼，章邯司马。”索隐曰：谓章邯从陈别将，将兵向他处，而遣司马尼将领兵士，北定楚地。孔文祥曰“邯别遣尼屠相”。又一说云“从谓追逐之，言章邯讨逐陈别将，而司马尼别将兵北定楚地”，此理亦通也。将兵北定楚地，屠相，至

殄。索隐曰：韦昭云：“相，沛县。”应劭云：“殄，梁国。”苏林音唐，又音宕。○正义曰：括地志云：“故相城在徐州符离县西北九十里。殄在宋州东一百五十里。”东阳甯君、沛公引兵西，与战萧西，索隐曰：韦昭云：“萧，沛之县名，谓在萧县之西。”不利。还收兵聚留，引兵攻殄，三日乃取殄。因收殄兵，得五六千人。攻下邑，拔之。索隐曰：范晔云“得城为拔”。韦昭云：“下邑，县名，属梁国也。”还军丰。闻项梁在薛，正义曰：今徐州滕县，故薛城也。从骑百馀往见之。徐广曰：“三月。”项梁益沛公卒五千人，五大夫将十人。苏林曰：“五大夫，第九爵也。以五大夫为将，凡十人也。”沛公还，引兵攻丰。徐广曰：“表云‘拔之，雍齿奔魏’。”

【译文】

秦二世二年，陈胜的将领周章率部西进到戏水而回。燕、赵、齐、魏诸国都自立为王。项梁、项羽在吴县起兵。秦朝泗川郡监平率兵围攻丰邑，两天后，沛公出去应战，打败了秦军。沛公命令雍齿坚守丰邑，自己引兵去攻打薛县。泗川郡守壮在薛县被打败，跑到戚邑，沛公左司马擒获泗川郡守壮，杀死了他。沛公回军亢父，到方与，没有打仗。陈胜派魏国人周市攻城略地。周市派人对雍齿说：“丰邑，曾是梁国迁都之地。现在魏国已平定了几十座城邑。现在你雍齿如果投降魏国，魏国就封你为侯驻守丰邑。不投降的话，就要血洗丰邑。”雍齿向来不想隶属沛公，等魏国一招引，马上背叛沛公而替魏国防守丰邑。沛公率军攻打丰邑，未能攻克。沛公生了病，回到沛县。沛公怨恨雍齿和丰邑的子弟都背叛自己，听说东阳甯君、秦嘉拥立景驹代理楚王，在留县，就前去投靠他们，想借兵攻打丰邑。这时秦将章邯围追陈胜，偏将司马尼率军北进平定楚地，屠灭了相县，来到殄县。东阳甯君、沛公引兵西进，在萧县西面交战，打得不顺利。回到留县聚集散兵，率军攻打殄县，三天就攻克了殄县。趁机收服殄县兵员，获得五六千人。又攻打下邑，攻了下来。回军丰邑。听说项梁在薛县，沛公带百馀名随从骑兵去见他。项梁给沛公增拨士兵五千人，五大夫将官十人。沛公返回，率军攻打丰邑。

从项梁月馀，项羽已拔襄城。索隐曰：韦昭云：“颍川县。”○正义曰：襄城，许州县。还。项梁尽召别将居薛。闻陈王定死，因立楚后怀王孙心为楚王，治盱台。索隐曰：韦昭云：“临淮县。音吁夷。”○正义曰：楚县也。项梁号武信君。居数月，北攻亢父，救东阿，索隐曰：韦昭云：“东郡之县名。”○正义曰：济州县也。破秦军。

齐军归，楚独追北，服虔曰：“师败曰北。”使沛公、项羽别攻城阳，屠之。

索隐曰地理志城阳属济阴。军濮阳之东，正义曰濮阳故城在濮州西八十六里，本汉濮阳县。

与秦军战，破之。

【译文】

沛公跟随项梁一个多月时，项羽攻取了襄城而回。项梁把各部将领都召集到薛县。听说陈王确实死了，于是拥立楚国后人怀王的孙子心为楚王，建都盱台。项梁号为武信君。过了几个月，楚军北进攻打亢父，救援东阿，打败了秦军。齐军回归本国，楚军单独追击败逃的秦军，派沛公、项羽从另一路攻打城阳，屠灭了城阳。驻扎于濮阳东面，与秦军交战，打败了秦军。

秦军复振，李奇曰：“振，整也。”如淳曰：“振，起也。收败卒自振迅而复起也。”守濮阳，环水。文颖曰：“决水以自环守为固也。”张晏曰：“依河水以自环绕作垒。”正义曰按：二说皆通。其濮阳县北临黄河，言秦军北阻黄河，南凿沟引黄河水环绕作壁垒为固，楚军乃去。楚军去而攻定陶，索隐曰地理志云济阴县。定陶未下。沛公与项羽西略地至雍丘之下，索隐曰韦昭云：“故杞国，今陈留县。”与秦军战，大破之，斩李由。还攻外黄，索隐曰韦昭云：“上陈留县。”正义曰在雍丘东。外黄未下。

【译文】

秦军重整旗鼓，固守濮阳，引水环城。楚军撤离而转攻定陶，定陶没有攻下。沛公和项羽西进略地到雍丘城下，与秦军交战，大破秦军，杀了李由。回军攻打外黄，外黄没有攻克。

项梁再破秦军，有骄色。宋义谏，不听。索隐曰荀悦汉纪云“故楚令尹宋义”，当别有所出。秦益章邯兵，夜衔枚击项梁，周礼有衔枚氏。郑玄曰“衔枚，止言语器欢也。枚状如箸，横衔之，繯结于项者”。繯音获。大破之定陶，项梁死。沛公与项羽方攻陈留，闻项梁死，引兵与吕将军俱东。吕臣军彭城东，项羽军彭城西，沛公军砀。

【译文】

项梁两次打败了秦军，有骄傲的神色。宋义劝诫，他不听。秦派兵增援章邯，

于夜间衔枚止声袭击项梁，在定陶大败楚军，项梁战死。沛公和项羽正在攻打陈留，听说项梁死了，率军和吕将军一起东退。吕臣驻扎在彭城东面，项羽驻扎在彭城西面，沛公驻扎在砀县。

章邯已破项梁军，则以为楚地兵不足忧，乃渡河，北击赵，大破之。当是之时，赵歇为王，索隐曰：歇，苏林音如字。郑德音“遏绝”之“遏”。徐广音乌辖反。今依字读。秦将王离围之钜鹿城，此所谓河北之军也。

【译文】

章邯打垮了项梁的军队，便以为楚地战事不用担心了，就渡过黄河，北进攻打赵国，大破赵军。这时，赵歇为赵王，秦将王离把他围困在钜鹿城，这就是所谓的“河北之军”。

秦二世三年，楚怀王见项梁军破，恐，徙盱台都彭城，并吕臣、项羽军自将之。以沛公为砀郡长，正义曰：括地志云：“宋州本秦砀郡。”苏林云：“长如郡守。”韦昭云：“秦名曰守，是时改曰长。”封为武安侯，将砀郡兵。封项羽为长安侯，号为鲁公。吕臣为司徒，其父吕青为令尹。索隐曰：按表，晁封信阳侯。○正义曰：应劭云：“天子曰师尹，诸侯曰令尹。时去六国近，故置令尹。”臣瓚曰：“诸侯之卿，唯楚称令尹，其余国不称。时立楚之后，故置官司皆如楚旧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秦二世三年，楚怀王看到项梁的军队已垮，十分害怕，从盱台迁都彭城，合并吕臣、项羽的军队亲自统率。任命沛公为砀郡长，封为武安侯，统领砀郡的军队。封项羽为长安侯，号为鲁公。吕臣任司徒，他的父亲吕青作令尹。

赵数求救，怀王乃以宋义为上将军，项羽为次将，范增为末将，北救赵。令沛公西略地入关。与诸将约，先入定关中者王之。索隐曰：韦昭云：“函谷、武关也。”又三辅旧事云：“西以散关为限，东以函谷为界，二关之中谓之关中。”

【译文】

赵国多次请求救援，楚怀王便任命宋义为上将军，项羽为次将，范增为末将，北进救援赵国。命令沛公向西攻略进军关中。并与各路将领们约定，先平定关中的

做关中王。

当是时，秦兵强，常乘胜逐北，诸将莫利先入关。独项羽怨秦破项梁军，奋，索隐曰韦昭云：“愤激也。”愿与沛公西入关。怀王诸老将皆曰：“项羽为人僂悍猾贼。”索隐曰说文云：“僂，疾也；悍，勇也。”亦云：“僂，轻也。”音匹妙反。汉书作“祸贼”也。项羽尝攻襄城，襄城无遗类，徐广曰：“遗，一作‘噍’。噍，食也，音在妙反。”通案：如淳曰“类无复有活而噍食者也。”青州俗言无子遗为无噍类。皆坑之，诸所过无不残灭。且楚数进取，如淳曰：“楚谓陈涉也。数进取，多所攻取。”前陈王、汉书音义曰：“陈涉也。”项梁皆败。不如更遣长者扶义而西，正义曰遣长者扶持仁义而西，告谕秦长少，令降下也。告谕秦父兄。秦父兄苦其主久矣，今诚得长者往，毋侵暴，宜可下。今项羽僂悍，徐广曰：“一无此字。”不可遣。独沛公素宽大长者，可遣。”卒不许项羽，而遣沛公西略地，收陈王、项梁散卒。乃道碭汉书音义曰：“道由碭也。”至成阳，与杠里汉书音义曰：“二县名。”索隐曰成阳，县名，在济阴，韦昭云“在颍川”，非也。服虔云：“杠里，县名。”如淳云：“秦军所屯地名。”秦军夹壁，破（魏）〔秦〕二军。楚军出兵击王离，大破之。徐广曰：“表云三年十月，攻破东郡尉及王离军于成武南。”

【译文】

这时候，秦军强盛，常常乘胜追击败军，各路将领没人认为先入关是有利的。只有项羽怨恨秦军打败了项梁的军队，愤激难捺，愿和沛公西进入关。怀王手下的老将都说：“项羽为人勇猛凶残。项羽曾经攻克襄城，襄城军民没有留下一人，全都活埋了，凡他所过之处无不残杀毁灭。况且楚军多次进攻，以前陈胜、项梁都失败了。不如另派一位忠厚的人扶持仁义向西进发，使秦地的父老兄弟明白。秦地的父老兄弟苦受其君主已很久了，如今若真能有一位宽厚之人前去，不要欺凌暴虐，应能攻克。而今项羽剽悍，如今不可派遣。只有沛公向来是宽大长者，可以派遣。”最终没有答应项羽，而派遣沛公西进攻取秦地，收集陈王、项梁的散兵。路经碭，到达成阳，与杠里的秦军对垒，打败了秦军的两支部队。楚军出兵攻击王离，把他的军队打得大败。

沛公引兵西，遇彭越昌邑，正义曰地理志云昌邑县属山阳。括地志云：“在曹州

成武县东北三十二里，有梁丘故城是也。”因与俱攻秦军，战不利。还至栗，索隐曰韦昭云：“县名，属沛也。”遇刚武侯，应劭曰：“楚怀王将也。”汉书音义曰：“功臣表云棘蒲刚侯陈武。武，一姓柴。‘刚武侯’宜为‘刚侯武’，魏将也。”瓚曰：“功臣表柴武以将军起薛，别救东阿，至霸上，入汉中，非怀王将也，又非魏将也，例未称谥。”○正义曰颜师古云：“史失其名姓，唯识其爵号，不知谁也，不当改为‘刚侯武’。应氏以为怀王将，又云魏将，无据矣。”表六年三月封。孟、颜二人说是。夺其军，可四千余人，并之。与魏将皇欣、魏申徒武蒲之军正义曰并魏将也。欣字或作“訢”，音许斤反。蒲，汉书作“满”，并通也。并攻昌邑，昌邑未拔。西过高阳。文颖曰：“聚邑名也，属陈留圉县。”瓚曰：“陈留传曰在雍丘西南。”酈食其郑德曰：“音历异基。”（谓）〔为〕监门，曰：“诸将过此者多，吾视沛公大人长者。”乃求见说沛公。沛公方踞床，使两女子洗足。酈生不拜，长揖，曰：“足下必欲诛无道秦，不宜踞见长者。”于是沛公起，摄衣谢之，延上坐。食其说沛公袭陈留，汉书音义曰：“春秋传曰轻行无钟鼓曰袭。”得秦积粟。乃以酈食其为广野君，索隐曰韦昭云：“在山阳。”酈商为将，将陈留兵，与偕攻开封，索隐曰韦昭云：“河南县。”开封未拔。西与秦将杨熊战白马，索隐曰韦昭云：“东郡县。”○正义曰括地志云：“白马故城在滑州卫南县西南二十四里。戴延之西征记云白马城，故卫之曹邑。”又战曲遇东，大破之。索隐曰徐广云“曲遇在中牟”。韦昭云“志不载”。司马彪郡国志中牟有曲遇聚也。杨熊走之荥阳，索隐曰韦昭云：“故卫地，河南县也。”二世使使者斩以徇。徐广曰：“四月。”南攻颍阳，屠之。因张良遂略韩地轘辕。文颖曰：“河南新郑南至颍川南北，皆韩地也。以良累世相韩，故因之。”瓚曰：“轘辕，险道名，在缙氏东南。”○索隐曰按：十三州志云河南缙氏县，以山为名。一云轘辕为九十二曲，是险道也。

【译文】

沛公引兵西进，在昌邑遇见彭越，就和他一起攻打秦军，打得不顺利。回到栗县，遇到刚武侯，夺取了他的军队，大约有四千多人，合并在一起。与魏将皇欣、魏申徒武蒲的军队联合攻打昌邑，昌邑没有攻克。向西进军路过高阳。酈食其任监门，说：“经过这里的将领很多，我看沛公是一个有德行的贵人。”于是请求进见游说沛公。沛公正坐在床上，让两个女子给他洗脚。酈食其见了不下拜，只是深深拱手行礼，说：“足下如果一定要诛讨无道的秦朝，不应该坐着接见长者。”于是沛公